

天

要落雨
根要落

编剧：天方

厦门市越剧团演出



第一场 断粮

〔故事发生在清代某年。〕

〔五月初五，早晨。〕

〔鄞县，杜家村。杜氏家的门前。茅金小桥，瓜棚豆架，柳枝成荫。〕

〔幕后合唱：五月五，度端阳，
江新好风光。
看贫寒，不一样，
人间双炎凉。
青梁子弟上学忙，
满担糕饼香，喜洋洋。〕

〔布后：二座客挑担、捧壶上。杜太公领杜福官喜冲上。〕

公：〔唱〕 呈只上学拜尔孟，
斗日子日“渡”文章。

官：〔唱〕 我一身绫罗新衣裳。

公：〔唱〕 上学担柴心跟到旁。

官：〔唱〕 红紫襟子上白粉。

公：〔唱〕 望宝贝，早日高中登朝堂。

官：〔唱〕 状元糕，四面方。

公：〔唱〕 好宝贝，三元及第必定成了状元郎。

〔二座客挑担、捧壶下。〕

〔杜文从屋里出。〕

官：〔见杜文衣衫破旧，脚瘸地〕 旧裤子，破衣衫，屋里出来个讨饭。

文：福官，你吃好开口为人？

官：给你吃呢？看你衣裳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我看你——
〔递新衣〕 你不象个讨饭的？小讨饭，小讨饭……

文：公，你所福官是我……

公：（不理）嘿！……

文：（愤怒地）你会骂、我就会打！（举手欲打）

（杜氏闻声出，急止）

氏：文儿，你吃好动手打人？

文：妈！谁骂我……

公：嘿！小小年纪竟当面撒慌，我在这里，为何並未听见？

文：刚才我不是告诉过你……

公：（喷折）这是啥人养子孙，对長輩这样没有礼儿，难道没有爹娘教训的吗？

氏：（心里明白，但无奈）文儿，族長公公是長輩，你怎好说规说矩？还不快去缝个书包上学？！

（杜文委屈地进屋去。）

公：（欲走，又止）方才我走田埂，看见你家三面田的稻子不错。

氏：这三亩田地势太低，年年收成不好，难得今年雨水调匀，总算比去年好些。

公：那次我的十五两银子，今年总该还啦！

氏：（惊）十五两银子？

公：对呀，难道你忘啦？

（唱）

那年正清明，

你失命归阴。

家贫难成验，

告贷无有门。

是我将测院，

借你棺材本。

三面田契作抵押，

至今本利未还清。

氏：公，那只有五两呀！

公：你免几时清的？

氏：前年。

公：去并可救我？

氏：只因弄成坏，求公々宽限一年。

公：这就好啦！我家老规矩，凡欠债到期不还，利加一倍。
这十两就是再年的利息呀！

氏：公々，那你为何事前不说？

公：哎！（唱）我家老章程，

何敢再言明。

你若不相仗，

可去问别人。

我是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极公平。

氏：公々，这……这利息未免太重。

公：嘿哟！天下好人做不得，我见你急难借你银子，你不知感恩。反说利息太重。这、这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好！利息也好，利息也好，这次你把十五两银子还我，下次问别人去借。

氏：公々……

公：孺官，我们走。

官：喂，何爷走好！（扶太公下）

氏：（无可奈何地）唉！

（把文背书包上）

文：妈，你为啥叹气呀？

氏：没啥，你快上学去吧！

文：妈，我……（欲言又止）

氏：你咋啦？

文：我……我这件破衣裳不要穿。

氏：为啥？

文：我又要被孺官骂小讨饭的。

氏：（难受）哦！刚才孺官骂你小讨饭？

文：嗯，刚才我出来，他开口就骂我，“旧裤子、破衣衫、破

里出来个小孩。”妈呀！

(唱) 福官上学穿新衣，
苦々把我文儿欺。

妈呀！你让我脱破衣校新衣。
孩儿要出一口气。

氏：唉！文儿呀！

(唱) 后山大路分离伙，
我儿姓与福官比，
他游有田有金银，
我养灵明月当灯风扫地。
怕说新衣做不起，
就穿一件破衣也不容易。

文：(失望地) 妈……

氏：文儿呀，你听娘讲，

(唱) 好得我养必有三分田，
只也望风调雨顺莫变天。
但等八月桂花秋，
一场丰收在眼前，
那时候，缴过钱粮还去债，
省吃俭用积些钱，
向娘东于扯新布。
桥头小店买纱线，
欢欢喜喜过新年。

文：妈呀，真的？

氏：真的。时候不早，快去读书吧。若不是你袋儿大他书，
教书，你连学都上不起呢。

文：哎，妈呀，那你等我回来吃中饭啊！

氏：好。

(杖文下。

氏：(望子去远) 唉！你今晚得屋里非但有人讨债，

青黄不接，连中饭米还欠一粒呢！唉！

(唱) 娇儿无知村新衣，
娘有辛酸对谁提。
我已累东邻西舍都借通，
有端无头如何过。

(女白) 唉！实在没办法，只得再到小桥头陈四娘店里去商量一下——

(唱) 借些银钱去籴米。(下)

[传来杜八哥叫声：“卖碧绿生力新鲜嫩白芽啊……”]

哥：(挑担上) 哟！

(唱) 肩挑担、走千坊、
脚踩地、当米担。
不贪富贵不爱财，
自做自吃过时光。
这号名叫杜八哥，
做人亩过安乐王。

(白) 唉，八哥八哥，既无婆娘，也没老婆。瘦得似只“光鸭蛋”一个。平时卖芽度日，苦日子倒也好过。俗话说：价钱公道、生意才好。我杜八哥从来不喜欢刻薄待人，倒还称生意兴隆。今朝天亮，满担进城，现在剩些“下脚货”回门，拿来一升白米，好过二天光阴。哎哟，讲个话个，太阳已偷偷爬上头顶，八哥啊八哥，闲言闲语莫多，快些回帮淘米生火，下半日还有一趟夜市好做。哎！

(唱) 收住话头忙进村，
一条大路急个行。

[林氏上。]

氏：哟！八哥弟。

哥：阿嫂，你打扮得整整齐齐到哪里去？

氏：唉！八哥弟，不瞒你讲，度里米又断啦！

哥 ; 唉哟，你为啥早不对我说？我有……

氏 ; 哎，八哥哥，现在我也有啦！

哥 ; 当真有了？

氏 ; 当真有了。

哥 ; 不继续瞒我。

氏 ; (笑) 阿嫂咋会瞒你？不相信我银子好舒出来给你看…… (摸银，发现银失，大惊) 哎哟，我的银子呢？……

哥 ; 哈！阿嫂，我晓得你没借到，故意瞒我。

氏 ; 不，八哥哥，我真的借来三钱银子，放在袋里，怎么没啦？

哥 ; 啊！真的没啦？你会不会忘记舒来？

氏 ; 不会的，我记得清清楚楚，银子放进衣袋里的啊 (再摸，发觉袋漏) 哎哟，衣服线线结，银子漏出啦！

哥 ; (也急) 哎！这真是冤家犯死经啦！

氏 ; (慌乱) 这，这怎么办呢？唉哟！

(唱) 这正是屋倒更遭连阴雨，

我断粮偏又失银。

只恨粗心少检查，

衣袋破漏竟会不知晓！(走)

哥 ; (叹气) 阿嫂，你到哪里去？

氏 ; 我要沿屋路去寻银子。(仍走)

哥 ; (又叹) 阿嫂啊！

(唱) 此去桥头路两里，

来兮往兮多少人；

银子纵然在途中，

早被人拾去难找寻。

你道是竹篮打水空费力，

大海捞针枉费心！

氏 ; (伤心) 文儿就要放养了，可是屋里……(哭)

哥：（从茅篷中呼出米来）哟，阿嫂，
（唱）我这里白米有一升，
你煮些粥粥等阿文。
虽然是滴水难解白口渴，
但愿度过今日再商论。

氏：不，不！八哥弟呀！
（唱）自从我夫勾亡故，
承蒙你接济弟照应。
想你也是贫苦人，
断难难领今日情。

哥：哎哟！自古说：亲帮亲，邻帮邻，财主帮乡绅，穷人帮穷人，我这个人脾气是：财主到我一点要恨，穷人叫我一点勿论。诺，拿去。

氏：我不能舒，你也不宽裕。一升米给了我，你自己吃弄呢。

哥：放心，你屋里已经干干的，我还有隔夜冷饭好嚼。
（乌云渐集，雷声隐）噫，天上起乌云，四石响雷声，就要落大雨咧。阿嫂，你不用客气。（捧米给氏）我要回去了。（挑担）

氏：不，八哥弟……

哥：（生气地）阿嫂，你嫌我米少就不要收，不嫌少就爽快收下。

氏：（为难）这……

哥：不用这不这，快去煮粥等阿文来吃要紧。阿嫂，我和你再会了！（下）

氏：唉！八哥弟真好，这一升米两娘只一天好过。明朝吃弄呢？唉！只能少煮点，先让小人吃饱要紧。大人再说了……（雷雨渐作）唉！天下雨了，我快去煮粥，还要再替文儿送伞去！（进屋）

（天色渐暗、雷雨倾盆。）

（幕后周厚德唱：“好大一陣雨也”匆匆上。）

德：（唱） 四乡八村俺营生，
半途相迁，雨倾盆。
一时难回招商店，
柳树底下暂躲身。（至树下避雨）
（林氏将伞出。）

氏：（唱） 为儿送伞忙出门。

德：（望天、自语）唉！这阵雨不知啥时才会停那！

氏：哟！（唱） 只见一人躲雨在柳荫。
树下岂是避雨处，
受了风寒要成病。

（白）这位客人，树下难避风雨，当心成病！

德：这位大嫂，多劳关照，只是过路之人，无可奈何！

氏：你还是要到我齐瓜棚下来躲雨吧！

德：啊，多谢大嫂！（欲动步）

氏：（忽然想到）啊，且停！

德：（急止步）啊……

氏：哎哟！

（唱） 常言说：孤霜门前是非多。
林氏做事要小心。
我虽好意叫他避风雨，
只怕旁人看见要谈论。

（脚踏地）这……

德：大嫂，莫非有何为难之处？

氏：哎，这……客人休要见怪，只是小妇人一时想到，
孤男独女，多有不便……

德：对、对！既然如此，本人也不敢打扰。

氏：（旁白）倒是一位正人君子。这位客人，我倒有了
两全之计；这里有破伞一把，借你遮雨，一则免得
你受风寒成病，二则又能避过男女嫌疑，你看可好？

德：好虽好，只是不敢当。

氏： 逼倒无妨。（递伞）

德： （接伞） 多谢大嫂！（至一边躲雨）
（杜文大驚狂奔上。）

文： 媽个！个个！（进瓜棚）

氏： 哟，你怎么来啦？我是想去接你了。

文： 哎哟！我早上只吃半碗粥，肚皮真个饿煞啦……

氏： （因有外人，怕他） 哎，

文： 哎，是的嘛！粥又凉，不见米，只见水。三句半书一读，肚皮早就“咕咕”叫了。所以一放学，向伯父借顶笠帽，赶紧奔来啦。

氏： 唉！

德： （听到）大嫂，客人不敢冒昧，有一言动问。

氏： 客人请讲。

德： 方才听到这位弟个言说，早晨只吃半碗粥就去上学，莫非屋里已经断粮？

氏： 唉！说来惭愧，只因出天亡故，田里收成不好，母子两人三餐清粥也难应付，但也无可奈何，有劳客人动问。

德： 唉！可怜，大嫂，我看这场雨一时难晴，我在此也不能久留，心想借把伞回小桥头陈记客栈，改日奉还！

氏： 哦！你是住在陈四娘店里？

德： 对个，你们认得就更好了。我姓周，名叫厚德，平时借卖珠翠为生。今日借伞，无以为报，这里有五钱银子相赠，聊表寸心。（出银）

氏： 哎，客人不嫌伞破，只管借去，银子断个难受。

德： 大嫂，你一番好心借我雨伞，我以一片至诚相赠银两，何必推托！

文： 媽，既然这位叔个一片好意，就收下银了。

德： 这弟个说得有理。喏个个，银子放在地上，就此当辞！
（放银子于地，匆匆下）

氏： 哟，这啥可以，唔，文儿，都怪你多日……（叹息，客人

客人！银子赔去！……（追下）

文：哟，妈，雨越落雨大咧，大顶笔托去追！

（取起笔托，也追下。）

（雷声隆々，电光闪闪，暴雨如注。布落。）

第二场 雨约

（六月傍晚。）

（林氏携板箱竹椅，上供灵位。布帘小门，内通灶间和卧房。）

（窗外雨声沥沥，如诉如泣。）

（布后合唱：自从端阳雨倾盆，
直至六月不见晴。
大河上涨水成灾，
田野但闻呜呜声。
杜文秀伏尸已三日，
只辨糠菜活性命。

（布散，林氏捧盛糠菜的钵斗从内出，见亡夫灵位，悲从中来。叫声“文儿爹”伏倒灵前哭泣。）

（合唱声续：半钵糠菜待娇儿，
阮力痛煞慈母心！

（杜文撑破伞，挟书包上。）

文：妈，妈，文儿来吃饭啦！

氏：（忍泪）你快吃吧。（盛糠菜）

文：妈，你呢？

氏：娘也吃。（端起另一碗菜，坐一旁吃）

文：（端着碗委屈地）妈，怎么又是这种糠菜，我不要吃。

氏：这些糠菜是隔壁八哥叔带来的，再说这场雨一连落了个把月，地里苦菜也都烂了，娘摘些苦菜又不容易啦！

文：我……

氏：乖、好坏吃一点，不吃要饿坏的。

（杜文无奈，勉强吃着，杜氏仍在旁吃着什么。）

文：（发现）妈，你在吃什么？

氏：这……娘也是饿煮苦菜。（吃得急，呛）

文：哎，不弄！（过去看，杜氏把碗掩过，文疑）让我看，让我看！（硬把碗夺来看，惊异，呆）啊！是树皮？

（大物）妈呀！（跪扑向前）

氏：（潸然泪下）儿啦……

文：（唱）怪儿不知度日娘，

口噙糠菜出怨言。

那知娘比儿更苦，

一人偷把树皮吞。

孩儿不惹伤娘心，

妈……呀！

打我骂我儿心甘。

氏：（唱）

恨儿不生更贵翁，

娘娘命苦如黄连。

可怜你小小年纪要折磨。

为娘心中如油煎。

儿也苦来娘也苦，

愁只愁母子难度这灾荒年。

文：妈……

氏：文儿！……

（母子相对哭，陈四娘撑伞上。）

娘：哎！（唱）有人称我“老猫吞鱼肝”，

有人说我“黄狗啃白盐”。

其实我是天生快咀直肚肠，

爱管闲账的陈四娘。

（叫着进门，杜翁阿嫂：……）

氏：是四娘，快坐！

文： 娘！

娘： 哟，你们娘俩好像生哭呢！

文： 娘！你看，妈她瞒了我，一个人在吃这个东西，（示碗）

娘： （惊）啊！树皮？哎哟，这东西怎么好死呢？（回头见桌上糠菜） 细糠熬苦菜……

文： 娘就为糠菜少，有路给我吃，才去吃树皮的……（说又伤心地哭）

娘： 这真是罪过！（心酸拭泪）文儿呀，娘这里还有几个饼，拿去吃吧！（出饼）

文： 不，我不吃……

娘： 哟，你这小人在我面前还要做苦，不怕娘心死？快拿去！（把饼塞在文手中）

氏： 那就谢谢娘！拿去吃吧！

文： 谢谢娘，妈，我吃一只，还有一只留给你吃啊。（进内）

氏： 回娘，真对不起，你知我上次在你店借来的三钱银子在半路上遗失了，眼前这银子恐怕……

娘： 唉，这不用讲啦！杜翁何嫂，太瞒你说，我今天为这三钱银子来的，可是跨进门，一看你们这付样子啊，不要说讨银子的话老早咽到肚子里去。要是没有银子，恐怕又要割贴些出来呢。我说杜翁何嫂，总不能活人等着饿死，应当想个法子。

氏： 叫我有啥办法好想呢？

娘： （略想）唉，办法倒有一个，说出来就怕你何嫂生气。

氏： 叫娘只管说。

娘： 我先问你，你还记得端午那天在你家门口的雨后的周厚德吗？

氏： 记得，他是住在你回娘店里的。

娘： 你看这人怎样？

氏：倒是个忠厚人。

娘：阿嫂，你有眼光！

氏：四娘，难道你要我同他去借？

娘：借人接济只能救急难救穷。

氏：四娘，那你……

娘：阿嫂哪！

(唱)

他爷祖家住江西，

头妻珠宝到此地。

前年亡故丢妻子，

为人老实多和气。

阿嫂你今难度日，

不如趁早打主意。

氏：(怔) 四娘，你是叫我改嫁？

娘：是呀！那天你借他一把伞，他见你新粮似水，你说非亲非故不肯接受，他把银子放在地上，你又冒雨追上去还他，这事有没有？

氏：有呀！

娘：唉哟，就为这件事呀！

(唱)

他可比吞下一只金銀钩，

时时刻刻封心里。

他说你，见人急难肯相助，

仁义又德难忘记。

则你银子不肯受，

贫不贪财世上稀。

几次托我做大媒，

怕你见怪不敢依。

阿嫂若肯听我劝，

倒是一桩好事件。

氏：不，不，这事使不得！

娘：为啥。

氏： 四娘呀！（唱） 山林不穷鸟不飞，
河水不冷鱼流连。
不到山穷水尽时，
林氏怎么忍弃迁。
我只望教儿成名老有排，
求一个倒吃甘蔗后来甜。

娘： 唉，阿嫂，你还想“倒吃甘蔗后来甜”！依我看，只怕要
“嚼黄连苦到底”呀！

氏： 何以见得？

娘： 这三五年日子排当个卖个情债糊口，到现在呢？当个卖
光，债都借遍，只得吃糠菜树皮粒！

氏： 不过我家还有三亩田的稻，只望秋后有些收成，四娘也
许还有活命。

娘： 唉！阿嫂，你好糊塗啊，你看！

（唱） 大雨一月水汪洋，
眼见就要成灾荒。
怕只怕，你忍痛卖过荆钗珠，
到头还是苦河坑！

氏： （苦楚地） 唉！

娘： 阿嫂，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文儿想！

（唱） 你看他，冬夏一件破衣衫，
四季无钱饱暖。
瘦得好似皮包骨，
饿得脸黄目无光。
他似嫩苗出土盼春阳，
老禁得日上加冰再添霜。

氏： （旁唱） 四娘话可比连珠箭，
句句射在心头。
万般折磨我能受，
今担黄连亦敢尝。

又怕娇儿受饥寒，
好似烈火烧剑痛难当，
我本想划破船渡苦海，
怕只怕未达彼岸遭风浪。

娘：阿嫂，我看你还是改嫁的好。

氏：（痛苦地）不，我……我对不起文儿爹！（哭泣）

娘：哎哟，阿嫂，杜家只有文儿独苗单丁，要是有啥三长两短，文儿爹在天之灵怎能安心？

氏：这……

娘：你若改嫁，把文儿一同带走，就能将他扶养成上，摆摆杜家香烟，那才真正对得起文儿爹！

氏：（焦急万绪）唉！我命好苦呀！

（旁唱）

这真是，命苦人偏逢命苦事，
苍天啊，
你为何只在我头上降灾殃！
不嫁难，嫁也难，
叫林氏心乱如麻无主张。

娘：阿嫂，你要听定主意呀！

氏：回娘，此事……还要量力商量。

娘：唉！这也难怪你的。那你就再仔细想想吧，三天后我再来听你的回音。我走了。

氏：送回娘。

娘：不用啦，我自会走的。（出门）唉！可怜哪！（撂竿下）
〔杜文忙从内出。〕

文：妈妈，刚才妈妈对你说些什么？

氏：（有痛难言）唉，没什么……

文：妈妈，你不要瞒我，我在里万都听见了，妈妈你不能答应，妈妈呀！（唱）
瓜儿离藤不能生，
娇儿离娘难离亲，
要哭妈妈另改嫁。

氏：（唱）

叫我文儿非何人？

儿是娘的心头肉，

要嫁自然带过门。

文：（唱）

娘亲虽有爱儿心，

怕只怕外人不存痛儿心。

氏：（唱）

文儿呀！娘也知道这是一门非门，

只是此门不进苦更深，

眼前穷路已绝，

为只为你儿一条命。

文：不，妈，我旁边还有三亩田的稻，不会饿死的呀！

氏：只怕雨断不打这三亩田的稻……也难保生！

（天渐明朗，雨声渐停。）

文：（惊喜）不，不会的！妈！

（唱）

你听，窗外已无断雨声，

你看，东方天色渐分明，

雨后天晴就会晴，

三亩稻子保得成。

氏：（推窗）（喜）哎哟！

（唱）

果然雨后天也明，

莫不是苍天可怜绝路人，

（夹白）文儿，如果天要落雨，为了你娘性命，只得改嫁，只要天晴，三亩田的稻能保生，娘就咬紧牙关养你成人，决不改嫁。

文：哎，（依偎母怀）妈！

氏：（爱抚地）文儿！

文氏：（同唱）

苍天呀！但愿从此雨调雨顺，

我倆娘就能绝处又逢生。

（天晴。幕后合唱声起：

母子双双盼雨晴，

只望绝处又逢生。）